

十万残荷

王太生

友人是摄影家，去水乡，觅秋冬之景。忘情投入时，人如顽猴，蹭蹭爬到一棵高树上，拍十万亩荷藕田。其时，西风起，天气凉，荷已败，他举相机，拍到一组自己满意图片，曰：十万残荷。

残荷，有秋冬的肃杀之美。一大片残荷，见证了一个季节的繁荣，一大片青车绿马，辘辘有声，从时间旷野上轰然走过。

一二亩残荷，本无新奇，一旦与“十万”挂钩，就是一种气势。

十万残荷，是一眼望不到边，衰败的荷。它不仅是数量词，大小和面积，也是一种概略和意境，让人想起昨天的一大片野绿，绿得铺天盖地。

这是个庞大的数字。

十万只鸟，能够遮天蔽日。

十万片树叶，在风中旋舞出深秋性格。

寒风起，一片片枯枝败叶飘落，失去了原先的颜色，一副惨落的表情，七零八落，以枯萎的姿势蜷缩在池塘里。然而——

十万残荷的气势，犹如十万大军，扛枪佩剑，气势咄咄，肃杀壮美，叶败茎不败，左右相接，首尾勾连，望人看上去有一股冷朔与磅礴之气。

十万残荷的规模，抵十万大山，阵势连绵起伏，于空谷一声呐喊，四周回应。残荷一畦一畦地相衔，远远地看，在天地间，敷染出层次感。

十万残荷的阵脚，如十万马匹，在时间的路上奔跑，到了深秋戛然而止。

想到盛夏，百亩、千亩、万亩、十万亩，大片小片，接天连壤。荷香如约而至，玉珠在盘叶上翻滚，《浮生六记》中的芸娘，在“夏月荷花初开时，晚含而晓放。用小纱囊撮茶叶少许，置花心”，采集露水泡茶。

残荷有抱憾之美。大寒节气，我与同事峰先生站在窗口聊天。忽然窗外飘起鹅毛大雪，峰先生赶紧打电话通知另一个人，到天云湖去。我问峰先生这个时候去天云湖干什么？峰先生说是去拍残荷，荷在雪中凄美的样子。

峰先生在雪中收光纳影，他蹲在湖边，拍残荷，当然是眉须皆白。峰先生说，残荷代表节气，在雪中枝败叶衰有一种冷美，还有一种萌动，来年它又会是碧碧连天荷叶。

十万残荷，举十万衰败的旗。时间之马，蹂躏水田，匆匆经过，乱了阵脚。

这里曾经繁荣过，一大片的连天碧

叶，荷花吐蕊，花苞绽放，花如酒具，一场芳菲，盛大演绎。

这里曾经热闹过，叶在动，水珠在滚，小鱼在水中游来游去。

这里曾经年轻过，奋斗过。

十万残荷，是昨天有十万人会操，而今曲终人散，只留下余音袅袅。

残，有一种凄美。水分蒸发之后的干枯，让人怜惜，尤爱。

十万残荷骨子里有一股性格，残败之后的十万倔强之气。

一缸残荷，一池残荷与十万残荷，不可同日而语。养一缸荷是文人的情调，种植十万亩荷，是农人的生计。荷叶衰败有莲藕，形式已从水面转到水下，另一种情态。

十万残荷，让人想起欧阳修《秋声赋》，“初淅沥以萧飒，忽奔腾而砰湃；如波涛夜惊，风雨骤至。其触于物也，鏦鏦铮铮，金铁皆鸣；又如赴敌之兵，衔枚疾走，不闻号令，但闻人马之行声。”它意境寂寞冷落，少了生气，川流寂静，寂寥空旷。

十万荷花是唯美的婉约派，十万残荷是深沉的豪放派。

大师画残荷，有不同的美。

齐白石常画秋天的残荷，格调却不颓废，而有秋天的无限情趣。荷叶、荷花、荷梗、莲蓬前后左右穿插茂密，变化无穷，设色浓淡相应，动静相衬，画出了荷塘秋天的风光。

任伯年《秋荷游禽》，残荷让我们对于另一种美重新审视。从它败落，残破的样子，联想到昔日“出淤泥而不染，濯清涟而不妖，中通外直，不蔓不枝，香远益清，亭亭净植”的繁荣与辉煌。

吴冠中《残荷》，水面枯枝交错，残叶与莲蓬卷缩得难辨形体，似无意挥写泼散的黑块与黑线。这些线与块显得分外动人，借助了水里倒影，重复叠映了块与线，营造出虚虚实实的视觉效果。

秦始皇的兵马俑，它们是一个庞大的地下军队，虽褪却了热度、激情、色彩、声响，但那十万残荷的气势，至今依然打动人。

十万残荷，有青春不曾走远的失落，就像一个人跌跌撞撞走到了中年，重头来，收拾破败山河，世界变成一部黑白电影。

十万残荷，不是四面楚歌，却有四面楚歌的悲怆，它是谢幕，生命形态的摧枯拉朽。

古木

路来森

古木，古树也。

历史悠久的村庄，总会生存有几株古木。几百年，甚至上千年下来，古木常常是粗可搂抱，乃至几抱。古木，是时间的积累，是历史风烟的沉聚。

古木，多枯，不过，古木之美，也正在其枯。

主干多陈腐，甚至于腐出一个大大的空洞，洞可容人，小儿嬉戏，可藏身其中；多雨的夏季，腐洞内竟能生长菌子。好在，此等情况，似乎，并不影响古木之生长，根深须阔，四周之树皮肌理，仍旧能使古木勃勃而有生机，枝叶扶疏依旧，只是那份苍郁的程度，不足了。因为枯，枝条就不免屈曲了，宋·梅尧臣诗曰：“古木少直枝，其下多曲影。”是也。也是因为枯，枝叶就难免萧疏矣，而萧疏，则更赋予古木一份别样风致，宋·司马光诗句言：“古木夏荫薄，萧萧蠹叶微。岂无绿树深，爱此风烟姿。”

萧疏的古木，有一种“风烟”之姿，有一种沧桑之气。

古木虽枯，但古木是良木，是瑞木，故而，古木上多聚鸟儿。

麻雀最多，不过，麻雀只是过客，骤然而降，霍然飞走，常常是，匆匆然而来，遽遽然而去。古木上聚集之鸟，多是喜鹊和乌鸦。喜鹊叫晴，晴朗的早晨，喜鹊俏丽枝头，喳喳而叫，声音清脆而嘹亮，让人觉得一树欢喜。乌鸦叫昏，乌鸦喜欢在黄昏聚集于古木，呱呱呱……声音沉厚而苍凉，夕阳残照，暮色之下，古树上黑鸦点点，让人觉得，仿佛回归在时间的巷道中。“枯藤老树昏鸦”，是写实；古人所谓“古木迷鸦”，亦是写实，却更给人一种迷幻般的魅惑感，此等魅惑感，也是一种美。

古木一枯，就入得画。

古代画家，多以“古木”为题作画，如：《风木图》《古木苍烟图》《古木寒泉图》《枯木寒鸦图》《古木幽篁图》等等，等等。

有宋一代，肇自李成，生成了以“寒林”为题材的绘画主题，其中，寒林即多古木，多枯木。此后，明清之画家，赓续依然。

“明四家”之一的唐寅，画有一幅《古木幽篁图》，是古木与瘦竹的结合：古木两株，一大一小，一远一近；瘦竹三丛，高低相望，高者，瘦长而柔摇，矮者，差可贴地而生。古木之中，大株古木，占据了大半幅画面，其干，树瘤累累，时间镌刻下一枚枚鲜明的印章；其根，大多裸露，屈曲盘结，抓于岩石之间；其枝，则纵横交错，蓬松如刺，彰显着一种刺破苍穹的力量感。稍远处，另一古木，树小而枝少；可树虽小，其躯干却是粗大而扭曲，如虬龙扶摇，腐朽而出的洞穴，深幽洞穿；疏疏三四树枝，短促而僵硬，仿佛硬如岩石。瘦竹之嫩柔，与古木之老硬，形成一种鲜明的对比，愈加衬托出古木之苍老，之硬倔，之极有力度的支撑感。再加上，画面以远山、近阜为背景，广阔、辽远，故而，一幅《古木幽篁图》，既给人一种莽莽苍苍的广袤感，又给人一种古意苍苍的时间上的幽深感——真是“幽美”极了。

八大山人，其人“怪”，其画更“怪”。

山人，画有一幅《枯木寒鸦图》，其枯木，即古木也。一株枯树，平地崛然而起，干枯、枝残，半截拉忽；唯一枝特然，骨节分明，长长伸出，顶于一岩石，然后在岩石的“胁迫”之下，复又孑然而出，直刺苍穹——养得一身骨气，何惧泰山压顶？枯树上，寒鸦三，岩石上，寒鸦一；岩石之寒鸦，与枯树寒鸦之一，喳喳相呼，一幅急切的样子；另二寒鸦，则卧于枯枝，目似瞑，一副“事不关己高高挂起”的超然情态——置身事外，方得自安。

那寒鸦之“寒”，真是“寒”了枯树之“枯”，枯树，纯以墨笔点染而成，枯墨与湿墨错落相间，看上去，滞涩、苍倔，有一种风雨洗礼过的纯净感，更有一种时间浸淫之下，生命无可奈何的衰败感——意境苍凉极了，萧瑟极了，也道劲极了。

我觉得：每一株古木，都是一位老人——一位时间老人，一位历史老人，一位智慧老人。它是一种经历，也是一种见证，更以其自身，给人提供某种智慧和思考。同时，每一株古树，又都是一只洞世的眼睛，它看得清，看得明，它是值得我们尊重，乃至于敬畏的。



秋野 李登求 摄